

会员 | 公众号 | 微博 | 手机版



私人每日思想内参

作者

相同作者阅读

耿彬 刘全波: 西行文献的价值与意义

相同主题阅读

耿彬 刘全波: 西行文献的价值与意义

>>更多相关文章

热门专栏

秦晖	陈行之	龙应台	郑永年
曹林	丁学良	鄢烈山	傅国涌
于建嵘	陈志武	徐贲	郭宇宽
马立诚	陈嘉映	向继东	黄宗智
杨祖陶	赵汀阳	戴建业	李昌平
沈志华	王霄	张鸣	杨鹏
杨奎松	周濂	王海光	陈奉孝
邓晓芒	郭世佑	马玲	王振东
狄马	史啸虎	王缉思	袁伟时
熊培云	秋风	孟令伟	雷一宁
刘小枫	周枫	蒋兆勇	吴伟
储昭根	沙叶新	刘瑜	许之远
葛剑雄	吴励生	吴稼祥	袁刚
潘维	郑秉文	朱学勤	莫于川
谢志浩	羽之野	杨小凯	杨光

耿彬 刘全波: 西行文献的价值与意义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18 次 更新时间: 2021-10-01 14:40:09

进入专题: [西行文献](#)

• 耿彬 刘全波

内容提要: 历代保留下来的西行文献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是深入了解西北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西行文献学术价值、学术潜力巨大,很多方面都有待发掘,利用西行文献不仅可以开拓西北区域史研究的新境界,还可以为中西交通史、中外关系史的研究带来新视野。甘肃是西行路上的重要通道,西行文化资源丰富,发掘西行文化资源,钩织文化景观之网,可以串起甘肃的东部与西部,借助古驿站打造黄金旅游线路,可以更好地展现甘肃悠久的历史文化,推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学习俱乐部

私人思想内参+名家系列讲座

信息超载,泥沙俱下
全学科资深编辑团队
为您遴选最具价值的信息

[点此查看详情](#)

请扫码加入

关键词: 西行文献/西北区域史/中西交通史/甘肃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中原汉画像石体育文化的社会学研究”(18BTY057); 河南省高等学校青年骨干教师培养计划(2020GGJS294); 甘肃省科技计划软科学专项“丝绸之路(甘肃段)文化景观溯源再现研究”(20CX4ZA084); 兰州大学服务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专项研究项目“一带一路甘肃段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研究”(2019-FWZX-15)。

作者简介: 耿彬(1981-),男,河南南阳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丝绸之路体育文化交流研究; 刘全波(1984-),男,山东阳信人。教授,主要从事历史文献学、敦煌学、中西交通史研究。

西北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汉唐时代,国家对外交流的通道主要在西边,向西开拓是历代帝王最为关心的事业,故西域是国家繁盛与否的关键点,一旦失去西域,河陇就不得安宁,河陇不得安宁,关中就无以为凭,关中无以为凭,帝国就危在旦夕,故以西安为都城的王朝,皆是十分重视西北。汉之兴盛,就是如此一步步开拓出去的,唐之衰乱,亦是如此一步步败亡下来的,所以历朝历代的有识之士都很重视西北。对西北的开发,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西北的环境相对是恶劣的,西北的辽阔也是超出想象的,但是由于西北作为门户、通道的重要性无与伦比,故历代王朝仍然锲而不舍的进行着开发西北的伟业,大量的人口随之迁徙而来,行走在漫漫丝路上的人们,更是络绎不绝。

一、西行文献的学术价值

西行文献是各个时期的人们自东往西或自西往东行走之后留下的纪行文字，他们行走的目的多种多样，或出使、或求法、或行军、或考察、或旅游、或贬谪、或任职，但相同点也有很多，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他们都要在漫漫的路途上进行长途的跋涉。当然，无论是从东往西行走，抑或是从西往东行走，只要经行西部，即属于西行范畴，此外，西行亦有西南方向的行走，而本文所关注的主要是西北方向的行走。西行文献内容丰富，大量的记载了西部的政治、经济、文化、道路、交通、山川、河流、风俗、物产等内容，多侧面地反映了西部的社会风貌，是深入了解西部的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①

西行文献的数量远远超出我们的认知，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中古时期大量的西行文献都丢失了，我们目前可以见到的较早的西行文献，多是僧人的求法记。即便如此，历代保留下来的西行文献仍然数量众多、蔚为可观，如法显《佛国记》、宋云《使西域记》、玄奘《大唐西域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高居海《使于阗记》、杜环《经行记》、王延德《使高昌记》、佚名《西天路竟》、刘祁《北使记》、耶律楚材《西游录》、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刘郁《西使记》、潘昂霄《河源记》、陈诚《西域行程记》、都穆《使西日记》、殷化行《西征纪略》、陈奕禧《皋兰载笔》、储大文《贺兰山口记》、谢济世《西北域记》、刘绍放《西征记》、洪亮吉《天山客话》、祁韵士《万里行程记》、林则徐《荷戈纪程》、蒋湘南《西征述》《后西征述》、倭仁《莎车行记》、董恂《度陇记》、方士淦《东归日记》、陶保廉《辛卯侍行记》、孙希孟《西征续录》、袁大化《抚新记程》、佚名《兰州风土记》、徐炳昶《西游日记》、陈赓雅《西北视察记》、陈万里《西行日记》、方希孟《西征续录》、林鹏侠《西北行》、明驼《河西见闻录》、裴景福《河海昆仑录》、阔普通武《湟中行记》、珠克登《新疆纪略》、庄泽宣《西北视察记》、高良佐《西北随轺记》、李孤帆《西行杂记》、李烛尘《西北历程》、林竞《蒙新甘宁考察记》、刘文海《西行见闻记》、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谢晓钟《新疆游记》、王应榆《伊犁视察记》、汪昭声《到新疆去》、顾执中《到青海去》、杨钟健《西北的剖面》、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文廷美《渭源风土调查记》、李德贻《北草地旅行记》、王志文《甘肃省西南部边区考察记》、胡时渊《西北导游》、萧离《沙原三千里》、袁应麟《塔尔寺巡礼》、伊犁里克《新疆心影录》、李式金《兰拉风光》、张扬明《到西北来》等等。^②

其实，早在西周，甚至是更早的时代，西行之路就已经开通。西周第五代君王，周穆王姬满，其西行的传奇事迹，记载于《穆天子传》。穆王十三年，周穆王精选八骏之乘，从洛阳出发，经狄道北上雁门关至河套，举行祭河盛典，然后转而西行，经杭爱山、乐都，抵达帕米尔的昆仑之丘，又西行至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最后顺黑水而返回太行山。^③周穆王的西行肯定不是最早的，周穆王之前已经有人行走在漫漫丝绸之路上，只是由于缺少文献记载，他们已经被历史遗忘，但是丝绸之路沿线大量遗址、遗迹的发现，还是证明了他们的存在，更证明了东西行走的可能性与真实性。

西行之路上的先行者们，是他们时代的杰出代表，他们不畏艰险，历经磨难，在广袤的西北大地上行进，他们面对的是沙漠戈壁，更是孤独寂寞，还有不时出没的强盗土匪、自然灾害，而这些英勇的人们，这些无畏的先贤，仍然不为所动，坚持了下来，这些英雄的先行者的存在与奋斗为后人开启了一条条通往世界各地的新路。总之，无论是西巡万里的周穆王，亦或是出使西域的张骞，投笔从戎的班超，西天取经的唐玄奘，还有霍去病、甘英、竺法护、法显、鸠摩罗什、丘处机、陈诚等等，他们的故事都发生在这漫漫西行或东来的路上，或为朝贡，或为求仕，或为经商，或为求学，或为传教，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都在这条西行之路上留下了历史的足迹，而记载他们西行事迹的文献就是数量众多的西行文献，加深对西行文献的研究，就可以一窥他们当年的英雄故事。

晚清以来,东部首先受到外来势力的侵扰,国家有危亡之忧,民族有灭种之险,西北的重要性日趋显现,有识之士再次开始重视西北、研究西北、经营西北,无论是任职西北的封疆大吏,抑或是被贬遣流放的文人墨客,皆利用各种机缘,用笔墨记录西北。祁韵士,嘉庆十年(1805),遣戍伊犁,其《万里行程记》记载了其遣戍行程。“西戍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师启行,阅时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碛,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篋中。”^④祁韵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官等职,撰有《皇朝藩部要略》等书,并参与过《四库全书》的编纂。一个知识渊博的学者,本来就对西北有深入的研究,而此次被罪之旅,又开启了其研究西北的新征程,三年流放虽然是艰苦的,被发配西北亦是大不幸,但是此西行经历,又成为祁韵士认知西北的重要机缘,他的流放日记就成了后来的《万里行程记》。祁韵士之后,西行之人多携带《万里行程记》为指路地图,林则徐《荷戈纪程》就多次出现“阅祁鹤皋先生《万里行程记》”“祁鹤皋先生《行记》”“阅鹤皋先生《日记》”之语。^⑤

道光六年(1826),方士淦以事遣戍伊犁,道光八年(1828),释归,《东归日记》是其由伊犁东返的纪行之作。^⑥咸丰元年(1851),倭仁授副都统衔、充叶尔羌帮办大臣,《莎车行记》是他赴叶尔羌的旅途日记。^⑦光绪十七年(1891),陶模调任新疆巡抚,其子陶保廉随父至新疆赴任,《辛卯侍行记》就是其旅行日记。^⑧宣统二年(1910),袁大化调任新疆巡抚,《抚新记程》是其赴任时的纪行之作。^⑨晚清时期出行西北的人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来此任职的各级官吏,一类是发配边疆的遣戍之人,他们虽然身份悬殊,但差不多皆是当时的文化精英,至少是才学之时,甚至于部分人本身就是鼎鼎大名的学问家,这些人西行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就个人而言,首先是视野的开阔,承平日久且久处内地的人们,在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古代,出行西北是很困难的,没有一个外力的推动,一辈子都不会有一个机会出行西北的,故当时的大多数人,对西北是不熟悉的,或者只能从典籍里了解西北,而被迫的西行,无形中打开了他们的视野,对于其自身知识的认知升级,绝对是意义重大。第二个方面,这些有学问、有影响力的人,经行西北认知升级之后,就必然成为影响西北之人,如何开发西北,如何治理西北,如何经营西北,必然会成为他们的所思所想,甚至是行动。^⑩

1925年,陈万里随美国哈佛大学华尔纳等赴敦煌考察,历时五个半月,《西行日记》是其纪行之作。⁽¹¹⁾1932年,林鹏侠对陕、甘、青、宁各省进行了考察,《西北行》是其纪行之作。⁽¹²⁾1942年,李焯尘率西北实业考察团赴西北考察,行程2万里,历时180天,考察归来后,其将沿途所见、所闻、所感整理为《西北历程》。⁽¹³⁾民国时期,交通工具有了大的进步,汽车的逐渐使用,改变了人们西北行进的速度,加之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西北作为战略后方的重要性,再次显现出来,故此时期又迎来的出行西北、考察西北的新高潮,这个时期来西北的人变得更多,身份也更为广泛,而一个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来西北的普通读书人、普通知识分子越来越多,他们没有了封疆大吏的前呼后拥、高高在上,也没有了遣戍之人的牢骚满腹、悲酸愁苦,他们有更多的自由闲暇,也有更多的精力与热情,他们多是用新的态度、新的视角、新的思路来面对西北、观察西北,西北的新面貌也被他们再次发现出来,因为他们更关注西北的基层民众、生产生活、风俗信仰等。当然,他们也看到了西北的边远闭塞、贫穷落后、顽固保守等,而建设新西北、开发新西北,就是他们提出的口号。

二、西行文献的学术潜力

(一)西行文献与西北驿站交通研究

利用西行文献研究西北区域史乃至中西交通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法显、宋云、玄奘、王玄策、丘处机、陈诚诸人的西行记录，早已被史学界所熟悉与使用。近代以来，西方探险家蜂拥而至，亦留下了诸多考察日记之类的文献资料，如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等人的考察日记，皆是学界关注的宝贝。大量存在且时代前后相继的西行文献真实客观的记载了西北地区的社会、文化、民俗、交通等信息，是我们越百年而重见西北的宝贵资料。

西行文献在学术研究上一个最为典型的学术价值，就是在驿站交通研究方面。因为古代乃至近代的西行所依赖的就是驿站，而分散在全国的诸多驿站，并没有得到全面的研究，第一是驿站是最小的交通单位，容易被忽视，第二就是关于驿站的资料不足，小小驿站没有专门的史料支撑，无从研究。而发掘西行文献，其实可以带来驿站交通研究的新局面，因为西行所依赖的就是驿站，且西行文献中清清楚楚的记载着各个驿站的位置、距离等信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西行文献](#)



关键词小程序 构建知识体系

基恩士超高分辨率数码显微镜

基恩士

1 2 3 全文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 \(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考古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8831.html>

文章来源：《敦煌学辑刊》2021年第1期

分享到新浪微博：**Not**

0

推荐

寄送给好友：

立即发送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 (aisixiang.com) 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